红楼遗梦

秦可卿的自述



夏岚馨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红楼遗梦：秦可卿的自述 / 夏岚馨著. 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06.12

ISBN 7-5057-2293-X

Ⅰ.红... Ⅱ.夏... Ⅲ.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
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156095号

书名	红楼遗梦：秦可卿的自述
作者	夏岚馨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规格	640×940毫米 开1/16 印张 13 140000字
版次	2006年12月第1版
印次	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7-5057-2293-X/G·626
定价	22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（010）64668676

秦可卿——
《红楼梦》中的完美女子

秦可卿无疑是红楼众女子的代表及象征性人物。她的乳名叫“兼美”。“其鲜艳妩媚，大似宝钗；袅娜风流，又如黛玉”。她不仅兼钗黛外在之美，还集二者的内在美于一身。得知她的死讯，“那长一辈的想她素日孝顺；平一辈的想她平日和睦亲密；下一辈的想她素日慈爱，以及家中仆从老小，想她素日怜贫惜贱、慈老爱幼之恩，莫不悲嚎痛哭。”这些正是薛宝钗的品行优势。她的死令公公贾珍悲痛欲绝，“恨不能代秦氏之死”，不惜尽倾所有大办丧事。表面上写贾珍对她的一片痴心，隐含的正是她对贾珍的痴心。而“痴心”恰是林黛玉的情爱特征。而薛宝钗情感上的“冷”、林黛玉性格上的“傲”等让人反感的缺点，则在秦可卿身上一无反映。

秦氏之丧是个巨大的谜团，并非源于现今流传各本所说的不治之症。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”是《红楼梦》中的无头公案，只是批书人发出的惊人之语：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，作者用史笔也。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，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，其事虽未漏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，姑赦之。因命芹溪删去遗簪、更衣诸文，是以此回只十页，删去天香楼一节，少去四五页也。”因此，秦氏之丧被归结为与其公公贾珍通奸之事败露，不堪其辱，自缢天香楼。

秦可卿自缢天香楼的根本原因，是本书演绎的重中之重。如果秦可卿真是因“不堪其辱”而死，那么，她委身于公公贾珍只能解释为被迫或者半推半就。这样的女人只是潘金莲第二，如何承担

“兼美”的文学使命？因此，我认同秦可卿与贾珍之间有真情之说，可悲的是那份真情有悖于人伦、发生在公公与儿媳之间！尽管他们那样小心翼翼地经营着、呵护着那份爱情，纸却包不住火，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。在来自家族和内心的双重强大压力之下，秦可卿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变成了公公贾珍的障碍。她终于明白公公除了爱情什么也不能给她，于是陷入了彻底的绝望。为了使两个人都得以解脱，她将自己的生命付于三尺白绫。

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门第之中，秦可卿的死是必然的。那场孽情的诞生，正是以她的死亡为代价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可能性。秦可卿不是含悲死于屈辱，而是含笑死于爱情。她的死是凄惨的、哀伤的；同时也是华丽的、幸福的。至此，“兼美”又增添了新的内涵：秦可卿兼得情爱与性爱之美，如此酣畅淋漓，死，亦无憾了。

夏岚馨

年 12 月　　20

1

十八岁上的一个吉日，春阳灿烂，蠓虫儿飞舞。我着盛装吉服，坐着花轿进了贾府。

宁府里海棠盛开，乐鼓齐鸣。喜娘搀扶着我，与宁府长孙贾蓉拜了天地，拜了公婆，又拜了夫妻。府里喧闹非凡，人声鼎沸。我低着头，在大红盖头的晃动之间，只隐约看见贾蓉那双溜银边的玉狮子小蛮靴。

入夜，洞房里燃了香，贾蓉揭开盖头，眼见海浪般的一片朱红：高照的烛台、层叠的帐幔、贾蓉身上的华冠美服，还有他身后墙上一幅唐寅的《海棠春睡图》。

我怯怯地看向贾蓉的脸，这张脸上眉目清秀，我的心却一点点变凉。他不是个玉树临风、威武阳刚的男子，美则美矣，却半分风情也无，薄唇上没些个胡须。他兴许只十五岁，身子正拔节儿，单薄得很。——女人定是要入了洞房，方知把盖头揭开的是个何许样人！这个贾蓉，断不是我想要的。在我眼里，他跟我的弟弟鲸卿并无二样。

一个谜现时既已说破，我的身子便瘫软了，微微垂下头。贾蓉不是我想要的人，可既拜过天地，我就是他的人了，没有一寸的退路。

面前两支孩儿臂粗的喜烛不时绽开雪亮的灯花。两个人对峙了大半个时辰，也没见他动静。他坐在我对面，局促得手都找不到地方放。

外面的丫环媳妇们等不及了，小丫环宝珠径直入来，嘻嘻笑了一福，道：“蓉大爷、蓉大奶奶这就安歇了罢，外头早起更了！”

不容分说，晓事的丫环瑞珠就为我除去头饰和喜袍，宝珠则服侍贾蓉更衣。

身上剩下最后一块绛红色的抹胸，我对瑞珠道："好了，你们且出去吧！"

瑞珠答应了一声，放下了帐子，把我和贾蓉罩在了一张床上。

丫环媳妇们轻悄悄地往外走了。

我躲进绣着鸳鸯戏水图的大红缎被里，摘掉抹胸，胸前顿时一片波涛汹涌。既已与他拜过天地，既已与他被囚在了一张床上，即便心可以变，身子却须许他的、一辈子都得是他的。

抬眼看向贾蓉时，他也恰好抬眼看我，竟先飞红了脸。他的衣裳依然严实，端坐枕边，脸上没有一丝初为人君的喜悦，只求道："你快些穿上衣裳吧，快些穿上！"

"你……不知道今晚是什么日子？"

"知道！我心口闷！"

"你害怕？怕我？"

"快穿上衣裳！你就允了我吧！好……姐姐！"他的声音变成了哭腔，把头深埋在膝间。

姐姐！这算是什么称呼？真真切切，我听得他叫我姐姐。这算是什么大喜日子？为夫的在婚床上逼我穿好衣裳？

盖头被揭开那一刻，冤屈就开始在腔子里积聚，如今听了他一声姐姐，我的泪只如决堤的江河，在脸上奔淌起来。觉得自家只似一只弃舟，被抛在了那汪洋之中……

2

"娘……子，姐，你别哭！是怨我对不住你？要不，姐姐帮

我一帮？”

“帮你？如何帮？”我拿起枕下的绢子拭泪。

他的脸酱红着，解开中衣，半躺下来，哆哆嗦嗦抓住我的手，朝他下身拉，我唬得赶忙缩了回来。

“好姐姐！我听小厮们戏谑说，这里是受不得女人摆弄的！若是弄得有趣，谁知竟也是个好的呢！”

眼前的蓉大爷，像个屈吃了打的奴才。我道：“我能帮得了你吗？”

“姐姐且试一试方好！”

他强按了我的手，在他那绵软之处摆弄了大半个时辰，也无甚起色。春季夜凉如水，他那额头上却出了一层细汗，手上也是汗津津的。只见他把我的手甩开，趴在膝上哭了起来，那声音呜呜地，像刀一样在我心头滚过。

“蓉……别哭，我等你长大。”我伸手抚弄着他的头。

他却猛地躲开了，当我的手是蛇蝎。半晌，才抬起头道：“唉，罢了罢了，终究是等不得了！”

“这话究竟是何意？”

他又低头想了一会子，才道：“你我已是夫妻，有些下作之事……可愿听我说？”

“你且讲来，我听便是！”

“……前年夏至那天晚上，府里办宴，老爷遣我去琏二婶子那借些花哨摆设之物。到了门口，只见大门紧闭，屋内却传来婶子的笑声，想是几个丫头在伺候她洗澡，平儿那小烂蹄子在说琏二叔的私话。也怪我不堪，如何竟将窗纸舔破，看到了木盆里坐着的婶子！那会儿，婶子雪白的身子像一道白光，晃得我几将站不稳便……忽地门却开了，一个小丫头看见我，先是尖叫一声，立时不干不净地喝骂起来，婶子在里面大喊要人拿我。我魂魄儿也几乎没被吓出来，撒腿就跑，又听到平儿在后

面说，哎，那不是东府里的小蓉大爷吗……老爷事后还将我吊打了一顿，断了好几天的学呢！那之后，我也曾拉过几个丫头来验，可，可就一直没行过！”

贾蓉所说，将我的心搅成了一团麻。既是这么着，他可能真的长不大了？我不晓得！我是小户人家的女子，每日里便是描绿做红，也不曾听得碎嘴的、闲话的说些个人伦之道。我还是个处子之身，今晚第一次看到贾蓉身上长着的物什，方才知道男人的私处是这样儿……

那木盆里坐着的婶子，却像一根锥，扎在我胸上，拔不出、化不掉，把我的心扎得生痛。贾蓉这冤家内里心里，只那木盆里坐着的婶子吧？不是我！那木盆里坐着的婶子，一定像烙下了一般，打在了他的心上，一辈子都抹不掉了……

我不由问道：“那木盆里坐着的婶子，定是国色天香吧？”

他往我怀里靠了靠，又仔细瞧了我片刻，方才狎笑道：“婶子的标致，比起姐姐，只怕还略有一二分的不及呢！姐姐你才是艳冠这宁荣二府的花魁呀！”

“可别这么说！我怎么比得上你们贾府里的姑娘奶奶们？”

“可真是呢？换帖那阵子，老爷就跟我说，你一嫁到贾家，可就拔头筹了！”

我羞得不知如何是好，赶忙低下了头。

“老爷还说，你长得与我那死去的娘亲一般无二致，只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！”

“啊？果真如此？”

“正是！现在的尤大娘，乃是续弦的主母。老爷说我娘活着的时候，就是这两府中的第一美人！老爷爱我那亲娘，可是入了骨的……”

他又絮叨了一会儿他那死去的亲娘，就有些倦了。终究年不及长，痛楚尚不深入。他光溜地蜷在我怀里，很快就睡熟了。

3

次日天晓，我与贾蓉起身梳洗。丫头媳妇早早进来，与我重新束发开面，今日得给公婆请安。昨天大礼时虽拜过几拜，我却因被盖头盖着，尚不曾见得。

丫环婆子簇拥着，我和贾蓉出了门，但见满眼盛开的海棠犹赛东边天上的烟霞，绯红片片。春光如此娇艳，我与贾蓉却负了良宵……

公婆端坐在上房的正堂。婆婆尤氏相貌十分端庄。她的目光不算呆滞，却丝毫没有女人的风情。白惨惨的皮肤，把她造成了一段槁木，纹丝不动。她的身子由表及里，就缺了一个润字。三十出头的女人，如何会是这么个模样？她的左侧坐着我的公公贾珍，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，却是个相貌堂堂、威武健壮的壮年人啊。

我在婆婆的身边坐下，婆婆的口吻亲热，握着我的一双手却有些凉，说道：“我家这门户里头，可比不得你家。赶明儿我叫几个识些规矩、行事周正的媳妇儿，引你各处走走……那些丫头陪房的、左右听唤的，虽不必与她们计较，也不能多给她们好脸子看，只是莫要堕了长孙媳妇的势才好，日后你还要帮衬府里的上下才是。”

公公长了一双鹰眼，锐利异常。他看了看贾蓉，又看了看我，只两眼，似乎就把我们两个看穿了。昨日才过门的新媳妇，今日脸上不见喜气，总是要遭人猜忌。但是，我的脸板得很紧，该笑时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我的公公开了口，声如洪钟，却含着伤感：“蓉儿，你得了这么个可心的媳妇，可得好好待她，做事只是要教她欢喜，万勿再孩子气了！蓉儿，你是我嫡亲的儿，宁府孙子辈以你为长。

你娘殒时，留下一个玉佩，是咱家祖传的宝贝。你娘叮嘱我，千万要把这个宝贝传给你媳妇……”说着，公公红了一双眼，把玉佩从袖筒里拿了出来，递给贾蓉。

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婆婆。她像是没有听见公公的话，脸上没有半分表情，似乎地动山摇也耐何她不得。——这就是做续弦的悲哀，她是没有权利继承这个玉佩的。更加可怜的是，偏偏她又不能生产。

公公的语气越发沉重：“蓉儿，自你老太爷爷始，咱家三代单传，子嗣不丰。这个宝贝能保佑你媳妇早些儿有喜！你娘要我亲眼看着你把玉佩给你媳妇戴上！”

早些儿有喜！——当公公的，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媳妇早生贵子！可是，他真正了解自己的儿子吗？这辈子，他儿子还能帮他完成这个愿望吗……

我心里憋闷异常，明知这时候怎么也不能哭，得给新郎贾蓉留个面子，也是个新媳妇的家教体面。可是，当贾蓉慎重地将玉佩系在我腰间的锦带上，委屈还是涌将上来，眼睛一热，眼前即刻变得模糊一片。

我低着头，自以为掩饰得很好，可眼里的泪还是被公公发现了。

他狐疑地看了贾蓉好一会儿，才关切地问：“蓉儿，你欺负你媳妇了？”

“没……”贾蓉的脸变成了酱红，蚊子一样哼着，垂手而立。

公公沉吟了一声，才道：“先带你媳妇回房歇息吧，记得好好待她！”

4

与公公婆婆用罢午饭，小厮请了贾蓉前堂应酬。昨日的婚

礼使得今日的宁府仍显得纷乱，官府士绅的昨日贺过了，还有亲戚本家的些个要打发。

回到自家的房中，才算摆脱了园子里的喧闹。昨夜未能成眠，这会儿身子倦了，大丫头瑞珠服侍我在床上躺下。

身边没有贾蓉，我心里反倒自在好多。鸳鸯枕上留有他的味道，我一嗅便知。一对名义上的夫妻，虽然没有真正成为小两口儿，毕竟他算是个温存和顺的人，相对着一天天过日子，还不能算过不下去。——这怪不来贾蓉，要怪只能怪一双不济的命。

到了香风熏人欲醉的后晌，我才睁开惺忪睡眼，起身立于窗前。

隔着一卷竹帘，我看到了园子里那株盛开的海棠，绯红的花瓣在风中飘然而落，树下已积了薄薄的一层。这绚丽的春景使我惆怅莫名、失魂落魄。

我低手拿起腰间那只晶莹剔透的玉珮，摩挲把玩起来。它凉津津的，看不出是个什么宝物，也不觉有些个什么灵性。它能叫我的身子里坐下一个胎儿吗？也不知它传到我手里会不会失灵？会不会让我在这偌大的宁府孤老一生……

瑞珠听见动静，走了进来，问道："奶奶睡得可好？"

"好，来给我梳梳头吧！"说着，我走到案边，准备在镜前坐下来。

"奶奶且等一等！适才奶奶睡中觉，没敢吵醒奶奶。老爷刚差人送来一方宝镜，说是武则天武后当日使过的呢，要给奶奶用！"

"老爷怎么这时候送个宝镜？我这房里不是有镜？"

"老爷说它是个宝物，原打算在你过门儿前摆上的，不想往家运的路上耽搁了！老爷交代要把房里这个镜子换掉呢。"

"既然是老爷的心意，那就换掉吧。"

瑞珠便走出去，很快带领几个媳妇，撤掉了原先的那一面，又把那宝镜搬进来，在案上摆放好。

这的确是方盈尺的瑞兽乌铜宝镜，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的“卍”字花纹，细绸儿研磨出来的镜面闪着光，与我闺中的小鸟葡萄镜、孔子问答镜果不一般。我坐在它的面前，似乎真的给它照得俏丽不少。

瑞珠执了墨玉梳，开始为我梳头。

她浅浅笑着，轻道：“奶奶，老爷吩咐了，要把他的一句话交代给奶奶听。”

“老爷……老爷说甚么来了？”我浑身不由得颤动一下，手里的簪子竟掉在了地上。

瑞珠忙捡了簪，笑道：“奶奶不要着慌。老爷只说，奶奶心里有事可别憋闷着，身子骨是大事，伤不得的。要是有话不妨与婆婆讲……”

“哦，老爷果真是这么说的？”我张大眼睛，望着镜中的瑞珠。

“真真是这么说的！”瑞珠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

我心内不由得升起一股热流，脑子里现出公公那张红光满面、依然英气逼人的脸。想不到那样一个英武的人，倒还有这般的小儿女柔肠。他许是怜我没有亲婆婆吧？怕大奶奶尤氏屈了我，才既当爹，又当妈吧……可不管如何，这个大园子里至少有一个人体谅我的哀伤了，尽管他的角色是我的公公，也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我心里似乎亮堂一些儿了……

宝珠端了水来，为我净了面，瑞珠拿来粉盒，就要往我脸上匀粉。

我把粉盒和粉扑接过来，对她们二人说：“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自己来。”

待她们二人走了出去，我才慢慢地上了些胭脂粉儿，凝视

着宝镜中的自己。——贾蓉说我长得像他那死去的亲娘。他那死去的娘初嫁时，也会像我一样，在春天开满海棠的后晌，坐在镜前，慢慢地上妆吗？那一定是个美兮娇兮的新妇，她的身后站着让她骄傲的丈夫——我那年轻时候的公公。那个曾艳冠宁荣二府的标致人儿，缓缓在镜前起身，转身靠在我那年轻公公宽厚的胸前时，会不会娇羞地问出那句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……

5

次日一早，府里便备好了车轿，我跟贾蓉去荣府里拜见老太太贾母。

不一时，轿子在一垂花拱门前停下，众婆子上前来扶我下车。两边是琉璃瓦的滴水廊，正中是穿堂，中间放着一个檀木架子的流云纹大理石屏风。又穿过大院，只见一溜儿的五间正房，左右两厢，挂着各色雀鸟不等，里面的鹦哥画眉吱吱喳喳地叫个不住。

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，一见我与贾蓉来了，忙迎上来笑道：“蓉大爷、新蓉大奶奶来了！”

我跟在贾蓉身后，刚进到房里，就看见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端坐在厅堂，想必她就是这宁荣二府的老祖宗了。早有丫环拿来了蒲团，让我与贾蓉跪拜。

老太太喜得眉开眼笑，忙叫丫头扶了，过来携住我的手，左右上下瞧了一回道：“这么标致的人儿，咱们这边府里是没有的！我看是把凤丫头比下去了！”

我一进门，就注意到了老太太身边站着的那个咄咄逼人的美妇，该是琏二奶奶吧。她的打扮甚是出众，头上戴着金丝拱

珠的五凤步摇，绾着金镶翠的翘雀九鸾钗，项上戴着垂东珠九鎏的华鬘，身上穿着忍冬卷叶、团花织锦的大红缎罩。一双丹凤美目，两弯柳叶俏眉，微敛藏春粉面，半启含贝丹唇。

琏二婶子拉了贾蓉的手，先是用眼睛剜了他一下，才揶揄笑道："老太太的眼光还能有假？蓉哥儿想媳妇想好几年了！"

"这凤丫头！蓉哥儿想媳妇想几年，你竟知道得这样清楚？"老太太大笑起来。

"老祖宗有所不知，这蓉哥儿就跟我的亲儿子一样，扒掉三层皮，我也能瞧出他的心思！蓉哥儿这下子可有福了，娶了这么个下凡仙女儿……"

贾蓉的脸一下子便红到了耳根，尴尬地笑着支吾半天，也没说出什么话，只是撸了袖一遍遍地叫婶子。

兴许除我之外，各人都把琏二婶子的暧昧当成了对晚辈的慈爱。虽然她身上穿得严严实实，可我好像看见了那个坐在木盆里洗澡的美妇人。我想，此刻贾蓉眼里的婶子同样是那个在木盆里洗澡的丽人。被婶子亲热地拉着手，被婶子这么喜爱着，我看得出贾蓉他毛孔里都透着爽利劲儿……

虽然心里想的有些龌龊，我脸上的端庄却没被损伤丝毫。听着婶子这么热辣的话，我甚至没有露出一个害羞的笑。

接着，琏二婶子放开了贾蓉，拉住我的手，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。

听说她素来是个厉害人，这会儿的目光却是温婉的。感觉得到，她是喜欢我的，是一种爱屋及乌的喜欢，因为我是贾蓉的新妇，是她所喜欢的侄子的新妇，也是宁府将来的太太。

婶子道："没理论，我这侄儿媳妇，竟是个粉里滚、玉里琢的，难怪老祖宗欢喜。今日不瞧仔细了，赶明儿见着，还以为是个画儿里下来的人呢。"

说得一屋子都笑。

丫头们早摆好茶果，大家各自用了一些。待要撤去之时，只听外面有人说：“宝二爷来了！”

话未落音，就进来了一位十多岁的公子，只看他如何模样，原有分教：面若中秋月，色如春晓花，鬓若刀裁来，眉如墨画罢，天然一段风骚，全在眉梢，平生万种情思，悉堆眼角……又有一根五色丝绦，系在胸前一块美玉。

虽然贾蓉长得也俊，跟这宝玉比起来，顿觉成了俗物。宝玉容貌之美，在于超凡脱俗，似是没沾过人间烟火，我心里不由得略动了一动。

我对他福了一福道：“早听说这个衔玉而生的宝二叔叔了，今得一见，果然不凡。”

宝玉好像没听见我的话，痴了似的看着我，含混不清地叨道：“禀得千般的容貌，更擅那万种的风情。肤若凝脂、腰若束素、鼻若悬胆、齿若含贝、目若朗星，只道人间不曾有，原是仙女天上来……好也好也，这个姐姐且不是‘明珠交玉体，珊瑚间木难’么……”

宝玉的话引来一阵大笑。

老太太啐道：“没些个大小的，她是新过门的你大侄媳妇！”

我忙道：“老太太休要怪罪于他。我有个弟弟，顽劣皮赖的，原也与他差不多年纪。”

宝玉坐上榻来，攀过来就往我唇上嗅，口里念叨：“让我闻一闻你搽的什么胭脂？”

“又混说了！哪有叔叔问侄媳妇这个的？”老太太嗔着，将他拉了过去。

宝玉问道：“可曾读过什么书来，进过学也未？”

我一一笑答，心里不由得暗笑这个憨痴的小叔。

他又问：“家住何方？”

“我家本是小户，跟太太叔叔家是不能比的。”

宝玉道：“见到你疑为天人，我还只当你住在蟾宫里呢！”

逗得众人又笑做一团。

这宝玉年纪虽小，却端的是个风情的种子。我的嘴唇被他嗅得痒丝丝的，老太太把他拉走好一会儿，那丝痒还没有断根。我的脸上开始发烧，这样一种燥热，嫁进贾府来就从未有过……

饭毕，各个奶奶太太的多有礼物相送，计有上用的装缎四匹、上用的各色纱四匹、官用的宫绸四匹。贾母自叫丫头封了足色的纹银五十两二锭。二婶子也自封了五十两，说是给我平日里添个胭脂水粉桂花油什么的。

贾蓉与我辞别众人。与宝玉的目光不经意地碰撞在一处，他把眼睛里浓郁的眷恋泄露给了我。从老太太房里走几步，我不由得回回头儿，只见宝玉站在廊前，正痴了一样地望着我。

我知道，自此，我就与这宁荣二府结了欲理还乱的缘了……

6

端午节刚过，外头庄里的进了些山獐河狸的来，婆婆拣好的叫收拾了，请了荣府的琏二婶子过来吃酒，可巧宝玉也跟了过来。婆婆身上不大好，饮了几杯推说不适，自去歇息了，命我接着陪下去。

两下说些闲话，酒毕，琏二婶子与宝玉正要告辞，小丫头宝珠却跑过来道：“奶奶快去瞧瞧，白玲珑那猫儿要生了！”

我自幼爱养猫，猫种虽算不得名贵，养得久了，倒也通了我几分心思。我最爱的是那只母猫白玲珑，嫁到宁府，把它带

了过来。

宝玉喜得大叫：“在哪里，待我去瞧瞧！”

我忙道：“宝二叔莫要看猫生产，只怕污了你的眼！”

琏二婶子笑道：“你养的猫，还怕脏了不成？府里园里的哥儿小姐，比不得小户人家，原也不常得见这些个事，难得今天好兴致，你就带我和宝玉去看看吧！”

被小丫头宝珠领着，一行人来到后间，围了看猫生产。那白玲珑躺了蒲团上，喉咙里呼噜作响，几番的百转柔肠，第一只猫儿掉了下来。丫环些的也不去动它，由那白玲珑自舔。这只母猫却产下了三只。

宝玉兴奋异常，闹着要抱一只府里养。我道：“小猫刚出生的秽气，哥儿们的沾不得，等长大一些，我送与你和婶子一人一只。”

他这才悻悻地罢了。

安顿好猫之后，几个人又坐在房里吃茶。琏二婶子吃了一口茶，朝我小腹处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这猫进了宁府都生产了，你也嫁来两三月了，肚子怎么还没个动静些的？”

“二婶子怎么说起这个？日后有的是时候！”我羞得脸上发烧。

“你跟蓉哥儿可得上点儿心了，你可是这贾府里的长孙媳妇！”

看来婶子急了，我何曾不急？可这两三个月来，那贾蓉却没一次成的。什么方子的也求了，什么娘娘的也拜了，那贾蓉毫无长进。看来我腰里这个玉珮真要失灵了，我可能要做个不孝的长孙媳妇了。——想到此，我不禁恸从中来，腔子里一股怨闷之气纠结不散，眼里就不禁热了起来。我忙低下头，拿绢子拭了。

这个拭泪的动作过于突兀，琏二婶子和宝叔叔都看着我愣了好大一会儿，屋子里只剩下那西洋自鸣钟的呱嗒声。

“你也别难过，你青春着呢，再过几年生养也不为迟！”宝